# 庸言

泰泉先生庸言序

嘉靖庚寅先生棄官歸養講學粵洲之龍門弟子執業日錄所聞迄己酉罷講去十有二卷先生名之曰庸言云叙曰夫理一分殊者也韓昌黎謂孔子之道大能博惟孟氏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曾子也為得其宗可謂知約矣陸象山乃謂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而文則取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為法豈知博者哉

先生之學宗孔孟而黜百家非徒博也約于一而已矣夫道之大原天人一也百家皆離人而言天先生則曰陽動而水木以生育為功知仁交際而萬化出陰靜而金以制勝為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此全體太極雖圖書易範一以貫之而理奚二之有繼善成性之後吾能存存知仁守則禮義是之自出敘秩生於吾心自然而然乃明命之受於天而流行不已者

也自私自利之念萌焉則不受命矣故子
罕言利以防其萌與命與仁則無行而不
與也苟違聖人之言自私用智非惟無以
知其所有則亦無以養其所有故必窮
明理以盡此心則仁知合而一者大是曰
知于天反身内省以存此心則禮義暢而
大者一是曰事其天天之在人一而不貳
者誠也敬以存之無惡於志自明而識加
去渠中之秕糲然一矣蔑為文章威儀言

辭皆非我也天也然久溺於流俗而驟聞至道必自餒而不敢當舊習牽焉必自眩而不能明外議奪焉必自沮而不肯奮求勝其餒使明而不眩舊而不沮其惟責乎志稍立矣而又自欺以終欺則是志於利欲而非真知義理之可說也故曾示人篤信好學始乎說樂不慍終乎知知命知言必真知之而無不誠之欲乃成君子否則不誠無以自成矣豈非盡性希

天之矩而心所不踰者乎是庸言之大旨
也可謂易簡而非支離者矣蓋篤志願學
則孔子也故首之以學道志於道則德可
據故次之以脩德德既脩則仁可依故次
之以求仁然義理之趣存乎六藝故次之
以游藝藝必首禮而非禮則不立也故次
之以制禮禮先而樂後故次之以審樂禮
樂以興治化故次之以政教政教立則事
業成故次之以事業立言以明德與功并

也故次之以著述有象斯有意斯有
言故次之以象數觀乎象數則見天地矣
故次之以天地觀乎天地則見聖賢矣故
次之以聖賢終焉是編也蕭山孫子學古
三山鄧子遷衡陽何子价灌陽呂子天恩
同郡陳子讃試梁子孜購工鋟梓而嘉興
陸子湯臣亦助之用底于成
嘉靖壬子秋七月朔門人從化黎民表頓
首拜書

庸言目錄

海陽泰泉子黃佐才伯甫

衍言目録終

庸言卷第一

學道第一

君子之學道也弘于天而已矣天人一也陰陽之化其浸矣乎氣方就形而降中者天也氣既成形而受中者人也剛柔異質利欲異感開見異習晝夜異氣日與天遠而猶牖且迪焉人自不察耳是故博學以明之反身以誠之知仁合一而禮義出焉惟一故大惟大故天其合也匯乎其小以敦化其出也分乎其大以川流位育之功威儀之則無非天也出王游衍流通貫徹無有間隔須臾罔念外

物謚之矣故日夕所以乾乾者與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心欲虛而行欲實言欲柔而氣欲剛謙抑損讓受益心欲虛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行欲實也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言欲柔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氣欲剛也不讓則不虛不恥則不實不巽則不柔不直則不剛

先儒曰地上之氣皆天也天之旋繞其氣急勁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日與人事作息相陟降焉仰而視之高高在上照鑒若遠而

不知人準其中如魚在水相入而不相離也是故一陰一陽循環消息降衷於繼善之初受中於成性之後凡所賦畀有條不紊是即理爾理一分殊隨吾心區別而名言之理豈在氣之先哉故曰二之則不是

夫道一而已矣天命之初非不中也剛柔成質雖有小異然其所性猶相若也習相遠則有善不善矣道之所以二也故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其本諸洪範乎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其太極兩儀四象之

在人者乎聖王作之君師又用三德各隨時俗而治所謂教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者也周衰則治教弛矣太和日漓保合弗貞豈獨氣稟之偏哉風俗之偏囿之好尚之偏狃之聞見之偏蔽之四偏作而天下鮮善人矣必也師道立而聞見正乎聞見正則好尚正好尚正則風俗不能移氣稟可從而變化也

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性也喜怒哀樂情也吾嘗自考矣萬物盈天地閒靜而觀之其理皆備於我未應則覺而顯諸仁物至而裁之已應則寂而藏諸用

締而分之渾然者仁也秩然者禮也截然者義也
灼然者知也而秩然截然灼然者常在渾然之中
以其得於心如日月容光必照謂之明德以其根
於心如物生不窮則謂之性此道心也情者性之
欲也非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已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感於心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應
於物者也感而不察則心不得其正應物而辟焉
則將為天下僇矣人心之危也如此哉周書曰小
有所好則喜大有所好則樂小有所惡則怒大有
所惡則哀學庸之說一也其亦太極儀象之在人

者乎又嘗自考矣喜易發怒易暴哀易正樂易流
是故君子動必由禮節情以復性能盡其性則能
性其情矣節情莫先於戒怒復性莫先於求仁
知一也然有聞見之知有德性之知何哉德性之知
如所謂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良知也不學而能
焉聞見之知如所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學而後
能雖得其正矣然猶曰知之次也知之次則非其
至者矣盖德性之知内也得於天者也聞見之知
外也得於人者也故唐儒李翺曰視聽昭昭不起
於見聞其心寂然光照天地幾於禪矣宋儒張子

曰聞見之知由物而有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其本諸中庸乎今之傳習者無非見聞之知影響焉而已然則終不可以合一乎曰見聞所及擇善而默識之必協於德性以自養焉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

旦晝之氣咎於人者也夜氣明於天者也其說亦有所本乎曰有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聖人之常爾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則成湯反之之功也誠能於夙

箬恒內省焉一念弗興嗜欲未至如清淵映影表
裏洞徹無纖毫弗見則天之所以命我者昭昭矣
有不善與持且決去之有善與持且決行之其亦
盤銘之所以日新者乎故予嘗曰天遠乎哉勿棄
勿棄夜氣清明顧諟則至

太極之陽動先天之左方河圖洛書之水木也陽一
而大故在天為神在人為知為仁太極之陰靜先
天之右方河圖洛書之火金也陰二而小故在地
為示在人為禮為義然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當發
散則顯諸仁當收斂則藏諸用至為易簡聖人知

仁合一與天地同而禮義是之自出陽統陰也亞於聖者自禮義而反之於知仁陰復陽也知崇禮卑言知則仁行焉言禮則義寓焉知仁交際而萬化出其大至於發育峻極禮義交際而萬化入其小至於三百三千察之由之參贊在我矣漢儒謂木神仁火神禮土神知金神義水神信水土交互非所謂各一其性矣惟子周子知性命之源故其言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堯之授舜也始言天舜之授禹也始言心性命未之及也然曆數在躬豈非命乎合人與道豈非性乎

口之令之命也品節限制於有生之初天命即人命矣心之生之性也賦予稟受於有生之後人性即天性矣聲也色也臭也味也安逸也生於心者也無此則不可以為人心然雖生於心而實命也仁也義也禮也智也聖人也命於天者也無此則不可以為道心然雖命於天而實性也惟天子能受天命而制人之命命以品節限制而異者也惟聖人能全天性而盡人之性性以賦予稟受而同者也惟異也故必俟命焉惟同也故必復性焉告子曰食色之謂性不知有品節限制之命矣君子

則不謂之為性必俟命焉則危者安商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知有賦予稟受之性矣君子則不謂之為命必複性焉則微者著由是而知堯舜不言性命固性命之原也

天人本一也然而有上下之分焉故書云達于上下知行本一也然而有先後之序焉故易云知之未嘗復行也惟其本一是以合一

性者天之在人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在茲乎學求盡其性始乎覺成乎習終乎行堯之欽明舜之文明覺也堯之文思安安舜之慎脩思永習也堯

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行也性之云者何也生知安行盡之易易也謂聖不待學而能人不可學而至然則精一執中何為者乎是故精而致一執中徧天下則大矣是謂配天

成湯始言性傅說始言學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然其言學斆以至于成天德也則性在其中矣性不可以遠言也必也理義以為據乎學習而說說此者也朋來而樂樂此者也人或不知愠且不含焉又何愠愠之有此之謂性其情也性其情則豈弟溫恭而天德成矣詩不云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言立身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立人也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立極也孔子則躬行之矣學之不厭理義與己為一誨人不倦理義與人為一然猶莫我知焉不怨不尤則義理與天為一溫而厲恭而安猶之堯舜也非弘于天者其孰能與於此

心性之難辨也久矣心者氣之會而有覺者也是謂人之神明性者生於心而有則者也是謂人之生理辨之不可以不明也夫心有形而中虛萬物皆備其猶田之種穀者乎性無形而命於天物理若有根柢生於心而不窮其猶穀之苗而秀秀而實

者乎繼善之初性本天命成形之後性乃相近凡血氣之性從人心生記所謂無喜怒哀樂之常書所謂節性惟日其邁是也凡天命之性從道心生記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書所謂上帝降衷若有恒性是也性必有情非情則性不可得而見然心統性情而其官則思故能管乎一身而節情復性人心易為道心其猶昀昀原隰稂莠盡而嘉種自生者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以牛犬猶人闢之正謂性生於人心有覺與牛羊異耳近世乃有謂性非止具於心為是耳目手足之屬亦各有性

是告子之說也性若在身然則情奚從而發與故自古聖賢言心必晉乎身言性必根於心語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明徵者一也大學言正心必及視聽而忿樂憂懼因情以見性其明徵者二也中庸言至聖必先聰明睿知而後容執敬別其明徵者三也孟子則又詳矣曰盡心必曰知性曰存心必曰養性正以田能盡闢穀必嘉生可從而占盡心知性之謂也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疆界不失穀得其養順而無害存心養性之謂也詩曰實堅實好

賓蘋實栗舍其田而芸若穴以蒔穀穀必槁矣舍其心而指衆體以求性性必失矣是謂棄天而不知天棄天而不事天殊不思一身之動人之為也性本於命非人之所能為也其猶嘉穀之天降者乎詩曰貽我来牟帝命率育是故農事雖小可以喻大

孔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為有性氣之分者二之則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衆人之性則近求由矣求由之性則近游夏矣游夏之性則近淵騫矣淵騫之性則近夫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

遠也習於舜禹則為舜禹之徒矣習於盜蹠則為
盜蹠之徒矣習固相遠也以瞽叟伯鯀為父而有
舜禹習乎善而不習乎其父以柳下惠為兄而有
盜蹠習乎惡而不習乎其兄故曰上智與下愚不
移人惟習於利欲旦晝之氣梏其性而亡之為故
辟邪侈之事在罟擭陷穽之中胃莫之覺也嚮晦
宴息至于中夜而清明之體還為良心復萌所謂
繼之者善其在是矣誰無此心豈非相近乎哉孔
孟之後周人世碩乃曰性有善有惡荀卿則謂性
惡其善者偽也則又甚於世碩矣其論性惡累數

千百言至援引堯舜問荅之詞以為証其出於堯舜與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曰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之先嘗有信矣曰爵祿榮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榮之先嘗有忠矣由是言之則性固本善而無惡也

子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予廣之曰言之切而不行者理與義也行之切而不言者利與欲也盍亦內自省乎理義之心日以重利欲之心日以輕學斯進也已及其久也所欲即

理所利即義故曰可欲之謂善曰利者義之和原始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要終也所欲與之聚之何欲非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何利非義此謂明德新民合一之學

堯舜知不徧物仁不徧愛執其要也豈不易簡湯武反之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制焉勝焉反之力也顏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為仁故以禮制心然禮非義不協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養氣故以義制事然義非敬不行說文謂勿

者州里所建之旗也州里有變則樹旗而民競趨立於其下其斯以為禁止之義乎是亦制勝也已人之氣稟鮮有不偏必由禮義以反之如知孰為禮孰為非禮孰為非禮之禮而所行一由於禮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非義之義而所行一由於義操存之熟本諸其心見諸其事怠欲不存焉則亦無異於堯舜之知仁矣然則禮義果人為與曰人也亦天也皐陶曰天秩有禮祖巳告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必終之曰王思敬民與同寅協恭和衷意合蓋禮義細微曲折兆人莫盡天命之川

派者也非敬其孰匯諸惟敬然後知行合一
三極大中之矩惟仲尼為能一之律天于上襲地于
下允執其中以敦萬化得於祖述而心不踰焉立
大中而時者也囬也其庶乎大則無窮盡矣中則
無方體矣文通其大禮約而中知行有所棲矣既
竭吾才行之力而自灼於知也欲罷不能知之至
而自薦於行也見諸卓爾欲從末由其踰不踰之
問乎惜乎未見其止也止則矩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孔子奚畧之也曰學
敎主乎盡性其心一矣喜樂而不慍其養和矣始

乎覺而德脩罔覺成乎習而不習無不利學進而天德成矣其敬勝怠之功乎未有不敬而能致知者也未有進學而不能涵養其性情者也

學求聞道而已矣堯舜之道欽明精一未可幾而及也其博約乎博之為言廣也而有大通之義約之為言要也而有撿束之義自學者而言所貴乎知要也守約足矣自教者而言則人之有生也精神有限而情欲無窮聞見有限而理義無窮必使之學為聖人焉聖人往矣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文固在玆也詩書禮樂之籍前言往行之傳古今

事變之詳天地人物之賾皆博習而多識之以開發其精神增益其聞見敎有正業退有居學日與情欲相忘而凡天下之義理舉皆聚諸其心而靡遺也精神之所會聞見之所擇而真知其有可欲者在焉是猶射者之志鵠操弓審矢已躍如在於吾前矣故博約相須者也非博無以致其約非約無以居其博不有弓矢無以命中不有巧力則雖日操且審亦何為者邪禮者履也節也有實之謂履有制之謂節向之所博非不燦然條理斐然成章也然散漫而無統泮渙而罔歸以此約之日夕

乾乾惕自檢柬焉屢其實而去其太著節其過而引其不及發諸視聽言動者必統諸心得諸學問思辨者必歸諸行可欲之善於是乎始有諸已服膺而弗失之矣是猶射不求中於弓矢而求中於吾身之巧力也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有禮矣然後高者可及堅者可入瞻者可即忽者可執此謂大中此謂道之至也

命性者天盡性者聖復性者賢是故聰明明威自民天本與人一也明明德於天下人本與已一也性無不善善與人同則性與天合矣堯其大也而舜

協之其必問學乎好問而好察邇言即取諸人以為善也用其中於民即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性猶水也感而遂通猶江河之決也湯之知勇武之執競猶有待於反之之力其亦去壅而後決者與顏氏克己復禮為仁有餘裕焉明且健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至明乎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至健乎不遷怒不貳過其至善乎無伐善無施勞其善世乎至明之謂覺至健之謂習至善善世之謂行其復性優於湯武遠矣欲為堯舜其必

以顏氏為先覺乎故孔子首言學非今之所謂學也堯舜之所傳顏氏之所好者也

古者學道所以脩德也非徒空言而已故周官教國子弟脩德學道師氏以德行保氏以道藝司諫糾之諸子致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合之凡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示皆使之歌詩行禮奏樂而學習必豫者養其心以致遠也邇而可遠孰有過於心者乎心也者統性情者也詩也者道性情者也禮也者約性之中者也樂也者宣情之和者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一時並舉豈可以[illegible]

終言哉德行之首曰至德以為道本中和之謂也道藝之首曰五禮六樂以其不可斯須去身故也而又載以詩書焉正業之暇端居靜揆辨正衣冠之數調肄絃歌之聲分刌度數之微窮探名物之奥聞其言則為其事得於手則應於心故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知之而好好之而樂正在於此故孔門學道必言詩問禮鼓瑟而歌雖不屑屑談心語性養在其中矣先王之道固如是哉今之學者

不知正業居學為何物非沉空守寂廢棄詩書則
蔑服溢聲流悖禮樂欲學道以脩德也難矣
大學言心罕言性曰拂人之性衷厥秉彝者也至善
理義之極致非性與從事於明德新民固無惡也
然少或辟焉雖善非其至矣善不至則不能盡其
性尚何盡人之性為哉是故知止者非他也惟理
明義精動必聽於理義不任己私焉耳己私既絕
則思慮不雜志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情欲不得
而遷所謂定性也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事物未至靜而與理義相安至則審而後發發必

中節當則能慮之謂也中節則能得之謂也廓然大公物来順應酬酢萬變畢協吾心大中之矩天下羣動皆吾役也觀於玄鳥諸詩則先事以緝熙敬止後得以恂慄威儀心其常存矣哉惟性根心生色身以此脩家國天下特絜而加之爾此人所固有而鮮能焉者何也利欲亂之也小人閒居為不善則縱欲及使為國家則貪利喪厥秉彝奚惟哉君子則人心易為道心好善如好色惟善以為實必內自省焉有所四病屢於其心之其所五辟辟於其身是皆過也非惡也然猶視若是微以

矣不背毫髮桼而斯須留焉故始之曰毋自欺必
慎其獨而常恐偏之為害終之曰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而常恐辟則為天下僇曰慎一曰敬徹始終
不憚於改而奚其貳玆所以為至善與卒章三言
得失而决天理存亡之幾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
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斯須不敬而驕泰削矣是
則性之定者心之存也然則言心可弗詳哉玆固
曾子守約之教也其諸三省之功一貫之道乎
中庸言性不言心曰中和則心統性情者也堯舜始
言中仲尼盖以庸盖慮人難知難行而不知其為

人倫日用之常也子思子憂道失傳而筆之其作
此之樞要執中之蹟義乎嘗分論之道之在人也
其體用全人之弘道也其功化大故始言一理散
為萬事體用之全顯諸仁者也上承天命下立民
彝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微殆出於見聞之外
者乎故曰費隱中言爲事末復合為一理功化之
大藏諸用者也下學人道上達天道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德性之知與天載一矣故曰明誠漢志禮
家有中庸說二篇分為上下於固禮之本與然費
隱非明誠則孰凝之此戴氏所以合而為一也

合論之凡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形色於天地間者厥有恒性孰非肅乂克念作聖必知以知此仁以行此勇以強此致中和而後巳焉是之謂德喜怒哀樂之節親疎貴賤之倫九經三重之政天下國家之治大至于峻極小至于威儀必參贊化育配天而後巳焉是之謂道至誠無息其欽明允塞德之盛乎悠遠博厚高明其時雍風動化之神乎凡言品節限制操存於内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凡言天地人物發見於外者皆以廓道心之微也是故明乎善則惟精矣誠乎身則惟一矣其功化必

自戒懼慎獨始在乎下學立心而已故曰人皆可
以為堯舜

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玄曰格來也物猶事也

程子因言物来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温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為外非合内外之道黄潤玉曰格正也泯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為哉是數説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説文曰格木長貌从木各声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為一惟木不然揆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荊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荊棘必蔓猶惡之蕃遠夫身者也桃李必墻

猶善之欲有諸已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脩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為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憂懼無節於內胡為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為身之本明於庶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為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為而偏乎必使身能為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于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于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

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成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知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遺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為而為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声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

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為賊是也蓋泛言天下物理皆謂之則專言心之生理則謂之性子思本其繼善之初故以天命言孟子恐人鑿以私知而不順其自然又以成性之後有迹可見者言之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自明而誠人皆可為
也故子思子示其漸始曰天命下民之恒也微而
可顯是故其道中其德庸次曰知天君子之明也
邇而可遠是故其道達其德行終曰配天聖人之
誠也隱而可費是故其道大其德至天人本一惟
聖人為能與天載為一
學然後能問然後知尤必思之慎辨之明然後篤於
行焉知能不可以偏廢也尚矣今之談空以為道
業舉以為文者自謂學問如是而已謂其無行猶
能恐之如以無學問誚焉吾見其惑且替也謂之

文藏質博溺心無以反其性情而喪其初者非邪
孟刪述以來聖賢方策皆物之已格文之當博者
也學習朋來不求人知養其德性去其巧令即反
身而誠約之以禮者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斯言也其傳
道之淵乎能與不能則學與不學之謂也福本自
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三代以下有文無禮
禍至掇也班固禰衡阮籍嵇康謝靈運范曄之徒
可鑒矣故孔門之教以禮濟文回也其庶乎博約

則貫于一矣參之魯賜之達皆難以望回者故語以一貫博而反之約也大學言恂慄必及威儀中庸言尊德性必及崇禮殆其傳與有禮則整齊嚴肅而心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而所知所能亦無支離之患矣斯禮也聖者得之恭而安賢者得之和而節

春秋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士之未仕也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乾乾而惕也如是故仕則能勤政以普施其德今也惰則好遊

豪則好飲其所知者干禄謀食而已學優而仕雖
矣哉
敬也者恭之篤於內者也恭也者敬之篤於外者也
內外一於恭敬則身脩矣上下一於恭敬則天下
平矣堯舜之欽孔顏之禮其為恭敬一也安勉之
間耳欽則誠無不敬禮則由敬以至於誠舜之慎
厥身脩思永希堯之安安者也大學中庸之必慎
其獨希舜之身脩者也皆思誠之道也凡人之患
蔽於一曲則闇於大道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蔽而不解則罔矣夫蔽於一曲則猶不

通而不蔽之處自其通而解之蔽去而全體可復
也鏡去其翳則明水去其壅則流人能內省而去
其疚則直此又致曲之道也然則道安在曰始於
慎獨以脩身終於篤恭而天下平
義源於理利源於欲學其必始諸義利之辨其仁之
於父子也懷利以事其父義之於君臣也懷利以
事其君道心即人心矣食色人心也血氣心知一
由理義勸罰必有節焉倡隨必有禮焉人心即道
心矣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豈絕

合並者我惟得其正焉耳是故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理必有義則精而能一

學貴大成其不至者思不竭而志不立也思竭則永永則通徹志立則定定則崇功舜曰朕志先定禹曰予思日孜孜精一以協欽明其在茲乎夫子幼而志于此也真積力久壯而後立至于強則不惑矣又久則知天命矣事事明通始條理也老則耳順矣耆則不踰矩矣念念誠一終條理也明通故不滞不滞故神知之事與誠一故不息不息故化聖之事與知行並進豈待年哉蓋言以示人漸進耳

然則質非聖者反之當何如曰倍其功而已矣是故竭思則意與幾焉立志則勇且篤焉合其小而大可成也意謂願欲可願可欲是也幾謂隱微莫見莫顯是也勇謂憤恥發憤知恥是也篤謂信實惇信篤實是也自願欲而力研之謂之審自隱微而力禁之謂之豫自憤恥而力決之謂之果自信實而力行之謂之確

思欲近不欲遠遠則不能內省志欲遜不欲速速則不能深造不能內省非思誠也不能深造非志道也思誠則可以存其心養其性志道則可以據於

德依於仁

知也者知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知欲及行欲過必明健而後合一盡觀諸天乎天常平運而節日過一度日常內轉而縮日不及天一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與天合是知行之象也夫象言自者乾晉而已天一日一周又日一周猶之步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不能為晝夜以日月為晝夜猶之目也故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目視足行一時並進其日月隨天而轉若乎知發於言患其有餘行見於事患其不足必自昭

而明焉必自強而健焉自有之天不言而信矣仲尼天也其明日月也天何言哉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敏於事而慎於言斯盡之矣於乎人怠于行奚事講說天息于行奚用日月

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足也學問思辨而後篤行其目慎而足敏者乎夫好德厚倫未學也而謂其學是指目為足也博學切問未行也而謂其仁是指足為目也謂足與目不出於一體固不可偏廢而混名之尤不可

問不有先覺孰開哉人曰理氣之在人心無古今也

古訓之中苟有獲焉前言往行吾先覺也天民之
中苟有師焉嘉言善行吾先覺也吾求盡吾性也
令人與居古人與稽安知其人之有古今乎然則
庖羲肇易孰覺之曰仰觀俯察帝迪而天牖之詩
云牖民孔易民且不遺而況聖人乎是故學而有
見是謂覺

人之不學也其易為喜怒者乎苟理義說於心維日
不足矣暇慍人乎甚矣怒之為害也嚚訟形焉忮
嫉生焉克伐怨欲行焉苟為不養將亂刑賞利欲
喜其同理義惡其異則世道可知已故君子不以

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問天下之達道前以言和後以敘倫何也曰天之生
此民也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其發則情敘之以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本則性是二者
一而已矣達也者通也道猶路也通衢皇皇人所
共由非若邪曲之徑人或由之而不人人由也今
夫婦愚不肖者與語至道則夢夢然惟問其喜怒
哀樂與父子兄弟之屬則皆知之見暴戾放肆以
接人倫者亦必斥其難處則曰人所共由也可見
矣況賢知者哉然大學言至善惟君臣父子朋友

而已及引桃夭蓼蕭之詩則夫婦兄弟備矣中庸言君子之道四惟子臣弟友而必與造端乎夫婦相應焉皆欲人盡其全故也夫愉色婉容可以事親而不可以媚上嚴威儼恪可以厲衆而不可以事親情之中節亦豈越人倫之外哉世之居喪酣歌保字非類自以為道者邪曲不可勝蹈也已故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

易心易也畫心畫也為學不外乎誠明敬義心其乾坤之緼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閑邪存誠誠則明矣大而化者也忠信立誠明則誠矣美而大者也

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坤天下之至順也直方且大可與入誠矣善信而美之至者也故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坤索乾而得三男震動也坎陷也艮止也健之類也而非其至也吾心感物動而陷陷而止必戒懼慎獨明善誠身斯至健也已乾索坤而得三女巽入也離麗也兌說也順之類也而非其至也吾心感物入而麗麗而說必直養無害集義以生之斯至順也已是則盡性乾也養氣坤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其誠乎此謂太極兩儀四

彖八卦不求諸畫而求諸心焉則一陰一陽剛柔相推而凡上下進退動靜始終大小往來盈虛消長先後親疎尊卑貴賤對待流行萬有不同者皆生生不窮矣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心學之謂也或問楊簡嘗著己易何如曰其論高其詞貫

先儒謂大學源於典謨觀諸克明俊德慎厥身脩觸類可槩見已曰欽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至善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格物知本之謂也其協諸堯乎父為子綱而胤朱嚚訟君為臣綱而四凶在

位夫為妻綱而有鰥在下一舉舜焉三綱正矣象格其傲野無遺賢則所以宜兄弟交國人者皆從而理也自其孝弟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以及使衆大而水土小而工虞顯而禮樂刑政微而鳥獸草木凡厥庶物縣本及末無一弗明者其知之至乎知之至則行此以南面堯舜之所以為君也行此以北面九官岳牧之所以為臣也故曰知急先務仁急親賢後世之學口耳涉獵心意固蔽未有一事知其至者用人理財辯于大道亦奚責爾哉尚何望乎與堯舜之治

誠道性情者也雖言敬不言誠然致中和以正三綱位三才則亦至於誠矣是故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婦敬夫也鹿鳴為小雅始君敬臣也文王為大雅始臣敬君也清廟為頌始子敬父也風行乎邦國鄉土有地道焉雅行乎朝廷燕饗有人道焉頌行乎郊廟祭祀有天道焉其論學也成湯曰聖敬日躋文王曰緝熙敬止上則祇上帝假天命下則式九圍受方國殆德合天地之樞要乎夫心所以能為身之本者敬而已矣敬即禮也洪範五事孔門四勿視聽言動皆聽命於心焉小旻之或聖或否

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五事也懿戒之慎爾出話敬
爾威儀尚不愧于屋漏四勿也中庸始之曰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終之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致
中和之道也天德王道始于慎獨其源諸詩乎思
無邪心塞淵則又思誠之道也故曰敬則可以至
於誠

春秋道名分者也名分莫大乎君臣父子斯固經常
之始也天下不知有王則政自諸侯出矣書春王
正月建寅在子示天下以尊王也行夏之時其示
也國人不知有君則政自大夫出矣書暴居日公

他國則否示國人以尊君也從周之文其末也未有臣而不受之君也未有子而不受之父也隱公上無所受矣書元年不書公即位者明君臣父子之倫也書仲子之賵則夫婦不可以不正書鄭伯克段則兄弟不可以不睦書及邾儀父盟則朋友之交不可以不謹此所謂綱常之始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莫甚於商臣之弒故商臣立十二年而死不書者夷狄所不容禽獸所不為王法之所當誅也當誅之人死矣絕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言行交際禮義之功效存焉國人朋友其交一也壯之經綸其蒙養之推邪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為學之道管是矣古之人所以時習而日省之者乾乾乎起居食息之常也昭昭乎語默動靜之幾也自明而誠敬不容已是故謹而信以至敏事慎言汎愛親仁以至就正有道無非敬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其志篤矣故又加前定之功焉近義者信也近禮者謹也因不失其親者親仁也言不跲而事不困行不疚而道不窮推之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千乘雖大其在吾一塾閒邪是則敬

以安民者也聖賢之言一也故曰為學之道實是
矣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異有諸曰大學之教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奚為而異也皋陶之責難於舜也身脩
矣其思永傅說之責難於高宗也道積矣其念典
學習之謂也有朋乎曰詩云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奚為而無朋也亦斆乎曰書云作之君作之師故
曰惟學斆半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兩言與者何其與所慎齊戰
疾不語怪力亂神異也曰與猶示也所謂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夫利誠亂之源也罕言固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乃非常示人哉仁道雖大如己欲立達安仁利仁之類未嘗不言也命雖理微如道之興廢得之不得之類未嘗不言也示人以命則利心以義勝示人以仁則利心以理消觀於風人之義小星螮蝀則言命矣叔于田盧令令則言仁矣茲固世俗常談也而謂吾夫子罕言可乎哉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矣其異曰夫子之道由忠恕行者也自誠而

明故曰一以貫之違道不遠行忠恕者也强恕求仁故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吾能學習以明善誠身則心之出入操舍在我矣出也收之使闇然而存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入也克之使廓然而大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忠盡而誠恕推而仁者也今也博通五車必以為不可及貴極三旌必以為大過人慕而希者衆矣如曰求在我者可以至聖人之道則駭異而笑且誹之於乎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道之不明也由不信也

問形色天性也其根心生色之謂與曰然曷謂踐形曰視聽言動莫非形也聖人無待於四勿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是故視觳觫而惻隱之心生焉自然有慈憫之色聽爾汝而羞惡之心生焉自然有剛毅之色貌揖遜而辭讓之心生焉自然有莊敬之色言剖斷而是非之心生焉自然有辨察之色出於至誠初非偽為也則其性與形合形以性充夫奚歉焉何也有形必有性惟聖人為能盡性以踐形有言必有行惟君子為能脩行以踐言有室必有迹惟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天地之心中而已矣聖人之道中焉止矣周子曰主靜程伯子曰定性叔子曰約情其說若異然卷其所受天地之中以學為聖人則一致也其斯以為道之真傳乎吾嘗觀於大道既隱害治何其蔑如也夫人蘊其心而事物動之利害相攻而忿生邪誘相感而慾生忿慾生則爭鬭作爭鬭作則禍亂成聖人脩道立教必視民使安其身而後動崇讓禁暴無即慆淫所以遏禍亂之萌立人極而會歸之者也靜之弗主則動之弗慎動之弗慎則忿之弗懲慾之弗窒亡足怪者定性書謂怒時遽忘其

怒而觀理之是非懲忿之要指也好學論謂覺者無縱其情至於邪僻窒慾之法言也然其源則存乎太極圖之主靜常能主靜以慎動則性定而情自約雖君相父母天下以建中而寅亮者其道亦豈外茲哉

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西銘之宗祖乎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天地父母理一而已矣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仁人故記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物者何實理

之備於我者也實理生於心者謂之性有是性則具是形以生故張子將言踐形惟肖而必先之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非所謂性與形合者邪其後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此即不過乎物之謂也窮理盡性則至善存焉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夫奚過之有言養性而不言養氣則是盡人之性有以克人之形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性氣之非二也於是乎足徵

道也者無有精粗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曰

貴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徵有迹也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覯韓嬰曰匹夫匹婦會乎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則放辟邪侈將靡不為焉天命不能須臾存矣是故君子慎獨必造端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

此身從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豈非顧諟之功邪欲既遏矣惟理是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明洞徹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洎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澄渟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容中道浩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及其成功也自其燦然時出者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

渾然真切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達誠斯其至矣

為學之道有所當盡者四有所由盡者二尚言廢行則不與焉是故盡心也盡性也盡倫也盡才也所當盡者也良知也良能也所由盡者也心非學弗大性非學弗復倫非學弗明才非學弗廣格物致知則能盡其心矣誠意正心則能盡其性矣脩身齊家則能盡其倫矣治國平天下則能盡其才矣由良知而存之則盡其心即所以盡其性也由良能而充之則盡其倫即所以盡其才也豈不易簡

而奚以取知去能為我取良知而去良能則其流必至於尚言而廢行矣尚言而廢行是禪也非道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配道義以制事直方大之道也後言夜氣者明道義於性初陽復之道也故養性即養氣也體用動靜之分耳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孔子閒居言哀樂相生出於性者非見聞所及而曰志氣塞乎天地皆此之謂也若夫經世之志則在春秋矣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夫詐謀取勝已失正矣若

華即夷失又甚焉二公之勝齊也孰不以爲伸而君子曰否何也曲在我矣苟以邪伸夫誰與我故曰伸道不伸邪成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會于平丘公不與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晉人不惟不恤且怒公而不見平丘之盟晉實主之德則不競而矜其威力不使公與二公之見辱也孰不以爲耻而君子曰榮何也直在我矣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焉故曰榮義不榮勢用是觀之浩然之氣配義與道者自反而縮焉耳性分之外詘伸榮辱所不論也

窮達外也理義內也在外者存乎時命在我者無須臾而可離也鄙夫於時命每欲以人力強移之於其不可離者則畔而忘反是故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行諸所易而忽諸所難或勉於其暫而不能勉於其久安逸則自保惴惴爾困阨則怨尤戚戚爾是皆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吾觀春秋隱公居攝不能篤實孚信制其患失之心乃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書曰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譏失禮也禮莫尚於謙何譏爾譏其不能稱物平施非謙道也昭公屢辱於晉為晉所止於

公至自晉而不書止公者何諱之亦深貶之也安於危辱不能自強發憤知耻者豈如是哉謙德之柄也困德之辨也達而謙則不中乎禮窮而困則不奮於義失柄而罔辨非復守禮義之國矣夫禮義天之所命雖精微曲折非人為也仲尼旅人爾居嘗謙巳以誨人及其接物恂恂便便發必中節屢困而亨致命遂志不求人知而天實知之故其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蓋所學雖不外乎人事然勁即禮事即義所以反身漸進者未始須臾離乎天也其視死生禍福如

四氣推遷之過乎前耳況窮達得而動諸今之學者達則納交要與下及汚賤如隱之盟甚未大得志則奔走權門冀其薦引如昭之事晉豈復知有禮義哉是故先王之教近也務使則知及之誠正則仁能守之仁知合而禮義不可勝用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易有三大可以見聖學矣大有也大畜也大壯也剛過乎中者不與焉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言反身也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博文也大壯之象曰君子以

非禮弗履言約禮也夫俯仰喘息人未始離乎天則命德討罪天亦未始離乎人過而討之必欲其無諸己揚而命之必欲其有諸己反聽內視自欺之根拔而去之無邇形焉則天明也由是博文以見道於萬殊約禮以會道於一本合茲三大是謂明誠

文王之詩曰於昭于天又曰在帝左右形體者天也氣也主宰者帝也理也先儒謂先有理然後有氣然則先有帝而後有天可乎天即帝也氣即理也三代而上人人知之衞人刺宣姜曰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正以其不淑訴諸冥宰耳註謂見者
驚猶鬼神謬矣哉嗟乎世之甘為妾婦者是亦宣
姜也已天惡乎牖之帝惡乎迪之
人不可以不知學亦不可以不知禮不學則其心蔽
而不明無禮則其心放而不敬故禹之罪有苗也
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蠻夷固無怪其然矣眷之
聞人如少正卯者夫子罪之有五曰心逆而險行
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其所以
為聞與夫禮主忠信者也協諸義者也出辭氣正
顏色者也自卑而尊人者也言行交際恒自考焉

實勝而名孚矣故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其所以為達與天資詭譎不由禮義達竊程朱之談掩其利欲之私好高自是養成偏性既負重名人不敢議粗者類有苗好者類少正卯如蠻如髦為鬼為蜮豈不哀哉

脩己以敬惟畏為切畏始于知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則可見矣何者天無欲也降其性於烝民之生則有欲是烝民之命天命也天無為也賦其德於大人之身則有為是大人之德天德也天無言也寓其道於聖人之心則有言聖人之言天言

也言其所不言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天始去之勦絶其命矣欲為君子則必畏天命以遏其欲焉必畏大人以法其行焉必畏聖人之言以則其言焉言之必可為也為之必可欲也可欲之善自是有諸已矣然善與不善而天之福禍隨之故抑之詩曰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禮與無禮而善不善之幾由之故小宛之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禮始於法則敬始於相畏弗畏則入畏矣故雨無正之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問張子清虛一大之説將無與子同乎曰是不同横

渠所謂一大必曰清虛者專言天而不言人吾所謂一大必曰誠敬者脩乎人以合乎天夫道一而已矣苟非篤敬思誠至于充實而有光輝焉能大哉故始之曰弘乎天盡心知性見此大也終之曰畏于天存心養性保此大也大旣立矣仁自我行倫自我敘義自我裁化自我出弘而弗畏數而弗保譬則秦皇統一而巡遊弗謹陳項巳擬其後矣聖易作狂可罔念哉故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庸言卷苐一